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  
征文 第九季

记忆里的那些美好

余明科

时逢“万瓦鳞鳞若火龙,日车不动汗珠融”的三伏时节,我“躲”在凉风习习的空调房里敲着键盘码着字;窗外阵阵蝉鸣,如同一曲气势恢宏的盛夏交响乐,载着我的思绪,“嗖”的一下穿越到孩童时代母亲为我们兄妹“熬”出来的夏日“清凉”世界。

小时候,家里生活条件有限。暑假里,为了让我们兄妹能吃得更健康,母亲每天都是在东方刚刚升起第一抹绯红的时候,就已经从自家的菜园子里把顶花带刺的新鲜蔬菜采摘了回来,在我们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,就开始有条不紊地为我们烹饪营养早餐。而最让我至今难忘的早餐,莫过于母亲熬的煎茄子汤、煎瓠子汤、煎豆角汤。就拿煎茄子汤来说吧,明明只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茄子,却被母亲烹饪得鲜香四溢。现在想来,母亲熬的煎茄子汤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,一是食材新鲜,嫩茄子直接洗净切片,保留了蔬菜最新鲜淳朴的原味;二是技艺精湛,母亲首先会把茄子切成厚薄均匀的茄片,再将用盐码过的茄片挂上面糊,均匀地摊在抹了油的大铁锅里用火慢慢煎至金黄,然后再盛出来,等待烩汤;三是熬制香油,此“香油”非芝麻香油,而是母亲用烧热的菜籽油加入葱姜蒜和八角等佐料熬制的独家秘制“香油”。待到“香油”熬成,母亲会往大铁锅里添上一瓢井水,伴随着“刺啦”一声脆响,金黄的茄片鱼贯而入,加入食盐,用勺子搅拌均匀,然后迅速在锅边贴上一圈薄薄的面饼,等到草锅盖热气蒸腾之际,就是熬茄子汤闪亮出锅之时。一口热气腾腾、香气扑鼻的煎茄

子汤,一口焦香酥软的贴面馍馍,一天的好心情被瞬间激活。有时候,母亲还会额外准备一些油炸红辣椒或者新捣碎的青椒蒜泥,让我们循序渐进地夹上一点,练练胆气。

记不得多少个炎热的夏季清晨,我们是在母亲别出心裁的乡土美味中醒来,又在遥望母亲扛着锄头匆匆离开的背影中开始了一天的学习。

那时,母亲还会隔三差五地熬制形式多样的解暑茶。最让我们期盼的当属母亲熬制的纯中草药冰糖茶了。入伏以后,暑气升腾,人容易中暑、感染红眼病或者痢疾。为此,母亲会依次从房梁上取下吊着的三个纱布口袋,纱布口袋里面分别珍藏着母亲之前洗净、晒干的车前草、蒲公英和金银花。简单的淘洗过后,借助柴火的加持,它们在大铁锅中与甘甜的井水和老冰糖完成了一段甜美的生命之舞。待到厨房里弥漫着草木的醇香,母亲用漏勺小心翼翼地吧草药从锅里捞干净,再把熬制好的汤汁盛进大瓦盆里,慢慢放凉。等到中午时分,我们满头大汗地从外面“撒野”回来,这一大盆苦中带甜、甜中带香的土味凉茶就派上大用场喽!

为了让我们兄妹能睡得安稳,母亲每天会熬一大锅艾草水,再撒上几片绿油油的薄荷叶,以供我们晚上洗澡擦汗,驱蚊祛痱。这也算是充满母爱的土味花露水了吧!

孩提时代的物质条件是匮乏的,但因为有了心灵手巧、勤劳智慧的母亲,一切变得多姿多彩,令人回味无穷。



儿时的夏天

孙成聚

在炎热的夏天,大多数人认为酷热难过,而我喜欢过夏天,尤其是儿时夏天时的情景,常萦绕在我脑海海中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那时候生活贫瘠,夏日纳凉靠的是芭蕉扇和井水。夜幕降临时,在户外纳凉的人们,摇着芭蕉扇,聊着家常,孩子们追逐打闹,玩游戏,其乐融融。

我家住在大通居仁村,夏天雨水多,每次下过大雨后,我就和几个小伙伴带上竹篮,跑到附近村子里去捞鱼虾。田间有道道沟渠,沟渠里水草青青。轻轻探脚,从水草间就赶出了泥鳅,我们屏住呼吸,赶紧低下身子,这灵活的泥鳅就不偏不倚游进了我们手中的竹篮里。看着它们进了竹篮里,我们才舒了一口气。它们被我们端出水面时是活蹦乱跳的,我们的心也随之跳得厉害。要知道,有时它们会自救,跳着跳着,就又跳回了水中。大一点的水渠里有很多鱼,它们在清澈的水里来回游,很难捞到。不过,这也难不倒在水里撒欢惯了的我们。我们小心翼翼地入水,悄悄地把鱼往回赶,不用费多大功夫,就能把鱼捞进了竹篮里。常常在夕阳刚下山的时候,我们一身泥水,满载着鲜活的鱼虾,快乐地回家。记得有一次,我们逮了一些泥鳅和鱼到小伙伴郑琦家,郑妈妈亲自下厨烧锅贴馍给我们吃,我们吃得可香了。

儿时的夏天,游泳是件惬意的事。我常游泳的地方是一个人工挖的水塘,现在已是月伴湾小区周边的“五一”广场。那时这个水塘对我们来说,是既能游泳也能洗澡的“大浴场”,我们每次去都要带上“淮南肥皂”。游泳时也不讲究姿势,只图惬意,感受水的清凉。

恍惚间,我已过了花甲之年。在这个炎热的夏季,我忽然想起童年,想起儿时那些晚上纳凉、在水中的往事,那些真正切切实实无华的场,令我唏嘘。如果有一颗那么单纯快乐的心,在美妙的大自然里,什么酷热和浮躁,不能烟消云散,化为一缕清风、一丝惬意呢?

现在的父母都采取把钥匙放在书包或比较隐蔽处,让孩子牢牢记住,更不会让孩子将钥匙拿在手上当玩具玩。

真正知道钥匙的重要,还是参加工作之后。那时,我在一家医院的门诊药房上班,主任将一把药房的钥匙郑重地交给我,对我说,药品是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、治病救命的特殊物品,管好药品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。我拿着这把沉甸甸的钥匙,身感肩上的责任。看似管的是钥匙,实则管的是药品。要保证药品品种不能缺,数量不能少,质量不能劣。那时,工作任务虽然繁重,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让我从没放弃对专业知识的钻研,从没抱怨工作的劳累。

岁月在轮回,时间在流逝。每个人的身上,钥匙会越来越多。少则三五把,多则八九把,无论是哪一把都承载着“责任”二字。家里的钥匙,是家的责任,办公室的钥匙是工作的责任,车子的钥匙是安全的责任。

因工作需要,我转换过不少单位,每到一个单位,都会得到新的钥匙。有一年,我调到一家机关单位,领导交给我一把钥匙,要我管理干部人事档案。我知道,干部人事档案是一个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,是用人单位了解一个人情况的重要资料。把我放在这样一个重要岗位,给我这样一把“沉甸甸”的钥匙,我深感责任重大。那些年,我如履薄冰,生怕有一丝的闪失。我时刻警醒自己,努力工作,不负期望,将这把钥匙管得紧紧的,牢牢的。

人生或许正是由每一把钥匙串起来的,每一把钥匙的背后都会有一段精彩的故事。每一把钥匙都是珍贵的。珍惜钥匙,也是珍爱自己的人生。

如今,每个人的身上恐怕只有两样东西如影随形了,一个是手机,一个是钥匙。

智能手机从发明到普及,只不过近十几年的事,但它的功能包罗万象,日常生活确实离不开它。钥匙,又称锁匙。其历史虽悠久,种类无论怎么翻新,但始终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,那就是开锁。

我赞叹这种永恒不变的功能,无怪乎,人们普遍将连心锁与锁匙来比喻永结同心的爱情。

我最早拥有自己的钥匙大约是五岁的时候,记得那时,我还住在乡下,父亲在乡卫生院上班,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,几乎没时间管我,于是就给我的脖子挂了一把钥匙,放学后便可以回家。那天,天很晚了,母亲还没回家,我到禾场等她,把脖子上的钥匙取了下来,当成一种玩具,使劲地转着圈子甩,没想到手一脱,那把钥匙便飞得无影无踪,应该是飞到水田去了。

没有了钥匙,我生怕母亲责怪我。母亲知道后,立即到钥匙掉落的水田找了又找,也没能找到。那天晚上父亲回来后,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,他说,钥匙是很重要的东西,掉钥匙比丢钱包后果还严重,叫我以后不要把钥匙当玩具了。说完,他把自己的那把钥匙,系了根红带子,又挂在了我的脖子上。

那时,在我看来,掉了钥匙,就意味着不能回家,不能回家就不能吃饭睡觉,就不能按时上学,形成恶性循环。还有,掉了的钥匙万一被小偷捡到,那就更可怕了。难怪父亲说,掉钥匙比丢钱包后果还严重。

近些年,把钥匙挂在孩子胸前的现象好像越来越少了,从安全意识出发,

钥匙串起人生

石朋庆

